

[美] 唐·梅里特 著

唐林 译

特种部队的幸存者



出版社

特种部队的幸存者

〔美〕唐·梅里特 著

唐 林 译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HATCH'S ISLAND
A Bantam Book September 1986

特种部队的幸存者

〔美〕唐·梅里特 著

唐 林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西五条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

1988年8



0千字

大印刷

ISBN 7-80053-192-9/I·069

定价：1.70元

内 容 简 介

越战期间，美军特种部队上尉哈奇率领一支小分队在老挝一个小山村图兰执行秘密使命。他真心爱上了老挝姑娘梅，两人信誓旦旦、白头到老。可不久却灾难临头，梅被人杀死。哈奇悲痛万分，他只身来到南太平洋一个小岛，决定隐姓埋名度过余生。然而数年后美国《飓风号》的到来打破了哈奇的宁静生活。船长比尔是一个毒品贩子、花花公子，心狠手毒，无恶不作。他看上了岛主美貌的女儿库卡娜，殷情追求。库卡娜正值妙龄，野性十足，却天真幼稚。她喜欢相貌堂堂的比尔，花花公子却强施非礼，侮辱了库卡娜。后来库卡娜爱上了哈奇，但哈奇难忘昔日情人梅，拒绝了库卡娜。在一次游泳中，他发现库卡娜酷似梅，情愫顿开……不久他们结了婚。

因侮辱库卡娜受到惩罚而又侥幸活命的比尔，返回美国后马上实施他的报复计划，雇佣职业杀手在一个墨黑的深夜突袭图兰，抢住了库卡娜。为了拯救爱妻，哈奇奋起反扑，施展特种部队的绝技与对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搏斗……。

序

老 挝

他总是亲吻向她告别。十个月来，这七个美国人一直进出这个村庄，在他们中间哈奇是从没忘记亲吻他情人的唯一男子。因为他总是吻她，加之亲吻的那种方式，梅知道他爱她，并且相信他并不是常常对她撒谎。她的朋友们谈到过谎言，恐惧那些将要破灭的许诺，但梅没有那样的念头，她唯一的恐惧是害怕有一天哈奇不会活着从丛林中回来。她从不担心他会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与她结婚，带她去美国，给她喜欢的冰淇淋，教她怎样开车，永恒地爱她并充当她的保护人。她从不害怕失去那些东西，因为相信它们根本就是愚蠢，她只是假装相信那些话，为的是使哈奇幸福。

这些把图兰作为基地的美国人常常一出去就是几周时间，穿伪装服，戴法国贝雷帽，不过有时候穿着打扮与村民们毫无区别，或者只是穿上短裤和T恤衫。村民们从来没看见他们与其他军人在一起，也不戴任何级别标志或徽章。有时候他们整整一个月都不外出，只是偶尔出去一个晚上。私下里村民们都认为这些美国人与其他军人不同：他们是从不谈论战争的战士，向村民供应有用的药物，帮忙干重活儿，擅长与孩子们逗乐玩耍，象其他人一样在河里洗澡，尽管对自己赤身裸体有点害羞。在这一地区的青壮男人都出去跟巴

特察游击队打仗或与他们一起离村的这段时间，他们的出现给予图兰村一种战争大漩涡之中的古怪的正常气氛，而整个山地都卷入了那场大漩涡。

在这一段时间里，一切总是一样：七个美国人离开，又七个回来。村民们认为他们象幽灵一样具有魔幻般的巫术——在赫曼族人中间是神秘和传奇式的人物。在这么一个生死难卜的世界里，这些美国人似乎具有免疫性。十个月来，人们一直等待着看见谁第一个死去。老人们还对此打了赌，无谓地发生了争论。

除开弗兰克·哈奇上尉与梅一起之外，还有六个：浑号甘斯的波·哈帕少尉，他有时与苏珊一起生活；彼德·里查兹与斯萨兰住在一块；另外三名上士——罗波、斯伦克和吉姆——则在村里的年轻姑娘中寻花问柳；最后一个是萨克，不久将满20岁，与马梭格一家在一块，把他们看作祖父母、母亲和兄弟姐妹。哈奇上尉是头儿。一个月有一两次他单独外出，坐一架直升飞机回来。直升飞机摇撼墙垣，弄得灰尘四扬，停在这些冒烟的房子中央。有时候那个少尉也一个人离开，只是来去都是步行，除非上尉不在村子的时候例外。

哈奇记不起赫曼族方言中“顾问”这个词，所以告诉梅说他们是教练，来图兰村是为了帮助赫曼族人学习与巴特察游击队更好的打仗方法。然而，梅明白哈奇不只是一位战斗艺术的教师，某些夜晚他目光中的神色显露出这点。在她凝视他的时候，许多次他的眼睛显得空虚。况且图兰村并无许多青年男人，这一地区也没有巴特察游击队来骚扰。这些美国人，无论他们在干什么都使战争裹上了神秘的色彩，充满了神秘感。梅一次也没看见哈奇教授任何人如何打仗。所以，

那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谎言。

梅喜欢为哈奇收拾行装。她热切，而他耐心。每当她为他把一些糖果藏起来时，他都侧过脸去微笑着，而另一些时候只是想着她。梅收拾行装时总是跪着，长发垂散在斑竹地板上，草垫上是他的武器，她慢吞吞地收拾着，以使自己与他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哈奇尽可能长时间地让她拖延，随后才弯腰抚摸她的柔发，这是要她动作快点的表示。

“在美国，”哈奇常常用老挝语说，“你还会这么慢吗？”哈奇对她讲话常以“在美国……”开头。梅不相信美国。

当他们还在房内时，他吻着她告别，而梅的母亲和祖母则谨慎地观看着他们。哈奇走开时又摸了一下梅长长的黑发，微笑着轻声说：“我爱你，梅。”

梅发现自己与他在一块儿就微笑，尽管内心想要哭泣。害怕失去他的恐惧令她想要呕吐。

哈奇又吻了她，随后又是一次，只是速度更快，仿佛试图避免最后一次相吻。当他最后把背包搭上肩头，拿起总是随身携带的那只短筒机关枪的时候，梅的身子就会因感到势必到来的死亡颤抖起来。以前他总是归来，她并不关心其它事，只要他这一次仍能如愿而归。

他只是吻一下就能把她吻得满脸通湿。那种潮湿本身带有的杏仁气味，令她觉得不好意思。她敷衍着一些男人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她17岁，比哈奇小6岁，肚子里怀着他们的孩子已八个月了。

头天晚上哈奇通常不休息，梅等不了他就躺下来。他烦恼、警惕，就象一只丛林生物栖息在一根脆弱的树枝上，下面蹲着一只老虎。梅昏昏糊糊睡着了，而哈奇蹲在门道里听

径质地抽着烟，凝视着黑暗深处。

他那天走的时候，她在门道里望着他，没与其他人一起走到外面。这类事情上，赫曼人喜欢隐秘，哈奇也不喜欢公诸于众。梅总是为离别而哭哭啼啼。

七个美国人散漫无声地集中在一起，没有谈话，没有笑声，也没有表现他们不久将陷入危险的迹象。随后他们走进了莽莽森林，在神秘中被吞噬了。

一些老太婆坐在一根圆木上，在河边用木棒敲打着衣服，想象谁可能死去，是否他们会无一生还。老人们重新打赌，美国人不会死，不会受到损害，总是象离去一样归来，只是身体更脏肚子更饿罢了。

然而那天下午美国人走后数小时，来自北方的游击战士进入了图兰村。梅正在做饭，他们突然破门而入，在她房间里发现了哈奇的一些东西。他们抓住梅的头发拖过房间，打翻了鱼汤罐，汤水漫撒在斑竹地板上。

他们直接走向森林深处。一时间，丛林鸦雀无声。就在这时候罗波踏着了那道绊网，触发了两颗枪榴弹。尽管他连忙后退并发出警告，可是太晚了。

哈奇听见了那个吓人的爆炸声，随后泥土、草地、骨头、血液混合一体的气浪把他击倒在地。他腹部着地匍伏着弯弯曲曲钻进丛林，象只吓坏了的蜥蜴，感到弹片猛地打入周围的地里，接着一发呼啸而来的弹片穿过了大腿，另一发击中了背部。自动枪火力网不断横扫着丛林，如钢花般倾泻飞溅。

哈奇感到震惊，尽管他常常纳闷这种事什么时候会发生。他打着滚松开了机关枪的枪筒，意识到了自己的死亡，强迫

自己钻进更深的丛林。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AK型、SKS型机关枪和M—14冲锋枪及卡宾枪之间的区别。男人们叫喊起来。哈奇更深地爬进浓密、湿润的藤蔓和青草里面，鼻子和喉咙里充满了火药味。

一分钟后，一切安静下来。枪战把那片薄雾赶到了树林上空飘曳着。沿着他身后的小路传来了沙哑、谨慎的老挝人的声音。当他们走过时，他能感到地面的颤抖，害怕自己的肠子会流出来，他们会闻见气味而发现他。

一阵呻吟，一阵叽咕声清清楚楚传来。彼德带有南部口音的尖嗓子正在喊出某些模糊的话。哈奇身子畏缩了一下。第二声叫喊清楚一些：“医生。”一发手枪子弹扼杀了那个声音。哈奇把面孔埋在潮湿的草中，尽可能无声地呼吸，等待着他们发现自己，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随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他闭上双眼紧张地等待着，昏迷过去。当他昏死不醒时，一个袭击者猛踢他的肋骨，他隐隐听到一个遥远的美国人的嗓音吩咐老挝人离开。

哈奇随即醒过来，全身散架般疼痛。仅仅几分钟，那些神秘的伏击者已不见踪影，被他们走来的那片遮天蔽日的丛林吞没了。那种疼痛使哈奇吃了一惊，以为必死无疑，却清醒地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他没有移动，甚至神经系统电击般的疼痛也没颤抖。他等候着，直到本能确定自己是独自一人——鸟儿飞回来了，猴子在叽叽喳喳，安静湿润的空气中悬浮着深灰色的烟雾。一颗露珠顺着一只细小的叶片滚下来，落在哈奇的面颊上。他花了几分钟时间才抬起身子爬回林中小路，那是剧痛得几乎无止境的漫长的几分钟。

他看见的两具尸体已被掠走了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没有

武器，没有包裹，没有靴子、钱包、手表、戒指。他甚至拿不准那两具尸体是谁的，他们被砍了头，截了肢。接着在小路另一端，他看见又一具残破不全已开始肿胀的尸体。

够了。他们一定都死了。哈奇没再一步确证。他奋力挪动身子穿过小径进入那头的丛林边缘，仍有一点光线照耀着，他在高高的草地里翻滚，痛苦地蹇缩着身子。

那种痛苦被肌肉的一股隐痛和无力弄得麻木了。他发现自己站立不起，就尽量挣扎着坐起来，靠着一棵树干，象醉汉一样抓住藤蔓。哈奇摸了一下伸开的腿，从虎皮斑纹衣服的那个孔摸进去，发现了那个炸伤腿杆的创口，手一摸着血糊糊的肌肉马上缩了回来，真不知道自己挨了多少发子弹。胃里有血，他吐了出来。他又连声咳嗽，血就从嘴巴里一涌而出，他把一口粘乎乎的黑血吐在树根上。是有一根肋骨断了？还是伤了一叶肺或者伤了胃部？

此时，太阳低低地悬挂在树叶的盖子边缘，天宇迅速用黑暗笼罩丛林，就象关掉了一盏电灯。逃出的唯一办法是顺着小路回到图兰村，可哈奇身子不能移动。无处不在的苍蝇、蚊子、小昆虫又找到了他，它们紧紧包裹住他的身体，团团围住他的脑袋。他每吸一口气就要把小昆虫吸入体内。

他拼命想爬回小径，但身体却丝毫不听使唤。一阵突然的咳嗽又从喉咙里挤出更多的血，血迹凝固在唇下。他背靠树桩而坐，对着昆虫眨眼。他该为这个小分队和朋友们的被杀负责吗？他什么地方出了错？这件事怎么发生在他身上？

哈奇面对小路上被屠杀的尸体感到耻辱，闭上双眼，又陷入昏迷不醒中。

梅不愿意让他们得到那种看见她哭喊的愉快，然而，假如他们要干任何威胁生长在她腹中那条生命的勾当的话，她宁愿哭泣、哀求，去舔他们的脚，任何事情都听凭他们摆布——只要他们保证不伤害她与哈奇共同创造的那个生命。这是当他们抓住她的头发踢打身子时她心里的想法。

当他们放下她不再诅咒她的祖宗的时候，梅发现自己躲在那条洗衣溪沟旁边腐烂的泥土上。有时与美国人睡觉的苏珊和斯萨兰正在那儿受到殴打和脚踢。这时一个极硬的东西“咔嚓”打在梅的头盖骨上，她眼前一阵昏黑，又回过神来，痛苦中她看不见物体，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有自己声嘶力竭的惨叫。她从肚子上抽出双手以抵挡打在脸上的棍子。一击劈断了她的拇指，在那阵痛苦中，她喊爹叫娘，而她的父亲与保皇党人一起打仗已走了两年。

声声毛骨悚然的叫喊撕裂了河边浓重、黯清的气氛。梅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选中自己来经历这种可怕折磨，她感到自己的双腿被突然拉开了，不禁大声惊嚷，叙说自己怀了孕，恳求保护。她眼巴巴望着两个男人把她的双脚拴在插入泥地的木桩上，感到双腿之间的皮肤撕裂了，并意识到自己完全光着身子。他们猛扯开她的手，开始把它们绑在木桩上。

他们脸上没有那种男人需要戏弄女人并用暴力羞辱她的神色，也没用手或眼睛来摆弄她赤裸的身子。

“为什么我要受到惩罚？”梅恳求着，“我不是士兵，只是一个肚里怀着孩子的姑娘啊。”她对之讲话的那个男人神情冷淡，她相信他可能是一个苗族人。

“美国娼妓，”他冷冰冰地说，打紧她手腕上的绳结，然后一口唾沫吐在她的眼睛里。“舔那些公狗的屁股。”这

矮个子继续说，象鸚鵡的叫声。

在她另一边的一个男人在讲话，他不是苗族人、缅甸人或者柬埔寨人，梅思忖着。她听不懂他说的全部的话，但知道是在诅咒她。

她听见了一个讲一口别扭老挝话的美国人口音。这是她熟悉的一个口音，但那不可能是哈奇。这时，一只皮鞋踏在她的脸上，踢断了她的鼻梁。梅睁开眼睛，一切恍恍惚惚，直到一只手电筒逼近，她才看清摇晃在一个男人手里的东西。附近，苏珊的叫喊令人血液凝固。

梅这时明白了，她听说过这类事情，在北部地区其他村子有人干过的例子，随即明白了：这些袭击图兰村的人不是巴特寮的士兵，而是山中的惯匪、罪犯以及北方的私人武装。可是他们中间怎么可能有一个美国人的嗓门呢？

她明白了他们提着老鼠尾巴放在她脸上想干什么；老鼠正用牙齿可怕地舔着她。这是她看见的最后一个东西。紧接着，一支冲锋枪的枪托重重击在她的脑袋上。

一个男人在梅高高隆起的肚子边跪下，象一个祷告者在进行一次怪异、恐惧的仪式。他手中的匕首在闪亮的电筒光中发射银光。这人开始切下去——锋利的刀尖顺着梅腹部的隆起部分直划到阴部，一条鲜红的口子无声地显露出来。他冷笑着将那只活蹦乱跳的老鼠塞入她的子宫，然后用一根粗麻线牢牢缝上。梅的腹部突然跳了两下，不知是老鼠还是那尚未断气的婴儿在动弹。

哈奇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尽管他们尽力掩盖自己的出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昏过去，此时天黑得他看不见双腿之

外的任何东西。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平静，那么沉寂，哪怕微微骚动——喘气中呼出的一口气，扫刮着衣物的藤蔓，封紧壶盖的水壶的哗哗声——都会表明那些人在往前走。哈奇全身僵硬，手无寸铁，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一个年轻的嗓音从离他最近的入口里发出：

“天哪，天哪！上士！”

他们真是美国人吗？哈奇默默地等待着，担心这是刚发生的悲剧的另一部分。

“我直接撞上他了，”领头的声音抑制着一个寒噤，“我的意思是，踢着他了。”

“别讲话，弹孔！”另一个声音命令。

“这里又有一个。”又一个声音说。

“密勒，斯库特，”那个发号施令的声音说，“封锁住这条小路两头。”

“圣母玛丽亚……他没有头。见鬼！”

“喂，他们是我们的人。”一个人叫道。

“你们就不能把臭嘴闭一闭吗？上帝，这是伏击地点。”

哈奇听够了。他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哪儿来或在这儿干什么，但他们显然是美国军人。他紧抱住那棵树干，大声叫喊：

“来，快来！我是美国人，别开枪！”

两束手电光一刹那射了过来，照得他眼花缭乱，从他脸上移到脚下的地面。丛林唰唰响着，他们朝他走来。一只手摸着他的肩膀，哈奇机械地重复自己是一个美国人。

“究竟怎么……你是什么人？”光束又划过他的面孔，随即垂下。哈奇发现自己正凝视着一个海军陆战队侦察上士经过伪装的面孔。“你？”上士问道。

哈奇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说：“哈奇，弗兰克·J·哈奇上尉，特种计划部队，野火二队。”

“嗯，”上士自言自语，“一些死人。”他在哈奇身边跪下，让那个救生员开始急救。上士继续说：“我们听见了激烈的枪战声，以为是我们追踪了两天的那批家伙。我们拿不准他们在对谁开枪，因为在这一带不应该有美国人。哦，我是塔弗上士，莱普侦察队……驻扎在越南的兰姆。告诉你，上尉，我们不该来到这个乱糟糟的地方，可我们确定了一些逃跑者正顺着小路往南奔窜，认为追踪下去我们可能有所收获。”

救护员摸索着伤口，用绷带进行包扎，哈奇痛得身体扭曲，咳嗽起来。

“这件事使我们进退两难，我们不应该来老挝。”

“其他人都死了吗？”哈奇问道。

“好像是，那边也是一团糟。”

“上士，这人需要一架飞机，”救护员插话道，“我至少数出三个伤口，流血不止。”

“没有直升机。”哈奇坚持道。

塔弗上士没有理睬哈奇：“把他运走吗？当然。我们从没到过这里，怎么呼唤飞机进来呢？”

“图兰。别呼唤！如果叫一架直升飞机来，他们会知道那个村子。”哈奇说。

“我们不是在老挝吗？上尉。”塔弗上士想知道答案。

“老挝，是的。把我送回图兰，离此西南三公里的一个村庄，顺着这小路走。然后你们向西回转，越过边界就是越南。”

“他会流血死去的！上士。”救护员严肃地说。他用绷带把哈奇的大腿包扎好。

“送我去图兰。”哈奇恳求道。

“听着，医生。”塔弗说，“他是特种部队的人，他想要到达某个村子，我们必须送他去那里，然后再回去。”他向下望着哈奇说：“上尉，你命令我们送你去那个地方，不叫飞机来吗？”

“是的。”哈奇强调地点点头。

“你听见了这位军官的话，医生，把他包扎好，让我们走。”上士转向背后的一个士兵，命令绑一副担架。

“你是什么血型？上尉。”救护员问。

“A型。”哈奇回答，“阳性。”他闭上眼睛，医生赶紧包扎他身体上下左右的伤口。

一针麻醉剂使哈奇摆脱了恐惧和疼痛。士兵们用斑竹和树叶扎起了一副担架，担起他古怪地走动，哈奇认为这象一场梦，他的眼睛一时间睁开又合上。他们正在送他奔向美丽的梅和安全舒适的生活，不久梅就会紧紧抱住他，把生命活力输入他萎缩的精神，给他无限宽慰，治愈一切创伤，他完全能够感到梅的爱流动在自己的血液中。

然而，这并不全是哈奇的血液。一个黑人侦察兵走在担架旁边，左臂上拴着一根输血管，右手提着一支M—14型冲锋枪，嘴唇间挑衅地叼着一支香烟。如果他必须把自己宝贵的鲜血输给某位白人军官的话，他当然在输血时要抽支香烟。

他们在黑夜中顺着小径行走，暗夜里只有香烟头的火点看得见。先遣兵探索着绊网。他们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完了到图兰村的三公里路程。

哈奇跪在钉住梅的尸体的木桩旁，发疯，绝望，徒劳地扯出那些缝在她腹部的麻线，狠狠扭断了那只正啃噬着胎儿血

肉的老鼠的脑袋，那可怜的胎儿本会成为他可爱的儿子的啊；

那些站在旁边的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兵，由于惊恐畏惧和不可思议，都走开了。他们试图把哈奇拉开带他回越南去，可是哈奇抽出了一支自动手枪，威胁要杀死任何一个试图弄他走的人。侦察队员们认为他是一个糟糕的典型，是那些狂妄自大的特种部队人员中的一位，他们听说那些人因为生活在丛林中的时间太长而失去理智。在黎明前夕，莱普侦察队不得不退进了树林，向西折回越南边境。

当第一缕青紫色光线出现在天际，哈奇亲自挖掘坟墓埋葬梅和他们的儿子，用铁铲垒起一个土堆。梅的母亲和祖母蹲在坟边，整个上午嚎啕不停。随后梅的舅舅把哈奇带到了山里的一个隐秘石洞，在那儿治疗他的枪伤。

哈奇知道部队最终会来找他，可他再也没有什么给他们。他的内心充满了死者的形象，他觉得自己对那些死者负有责任，要是梅的舅舅不拿走那支手枪，他肯定会自杀。

然而，特种部队并没来寻找哈奇。两天过去了，来自索王子私人部队的士兵回来占领了图兰村，强迫村民们割掉生长正旺的庄稼，改种可怕的大麻。

梅的舅舅藏在山洞里，专心为哈奇治疗。当危险期过去后，村里的一些女人，包括梅的母亲，带着食物和土药来到石洞。他们对哈奇没说任何话，也无话可说。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变，哈奇才被接受下来，因为生活使他们不得不这样。

几个月之后，当美利坚合众国特种兵部队的弗兰克·J·哈奇上尉能够借助树棍行走的时候，就一瘸一拐穿过莽莽群山峡谷，越过密密层层丛林，走出那个贫困的国家，离开了那血腥的战场，从此离开了这个文明世界的所有轨道。

第一部

十五年后，奥洛瓦卢群岛，图瓦岛

对他来讲，图瓦可不是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在过去，总是有那么一些绝望者、发疯的人和永久的流浪汉偶然撞到这座小岛，但很少人有目的地寻找而来。

图瓦岛，作为奥洛瓦卢群岛几十个珊瑚岛中的一座，不仅是荒凉或颓败，恰恰是被人忘却了。它位于什么地方也不相挨的中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上最空荡的地方，并不常常有人来访。图瓦的停船港口位于南纬19度20分，西经145度10分，在塔希提岛西南靠西边275英里处，距离檀香山和奥克兰足足2600英里。

图瓦岛的居民包括波利尼西亚人，那是一群偏狭的残存土著和各种各样古怪的被文明世界抛弃的人。后者中有一位认为自己是梵高再生的英国画家，他耗光了颜料、画布、金钱，开始在餐巾上用一支铅笔画天空曲线，同时在酒馆里跑堂借以饮酒糊口。还有一个活泼的同性恋者，名叫乔利·马尔科姆，他以前当过校长，现在充当教育和政府事务的引导者。乔利先生负责图瓦岛上的一所学校、六十名学生和一名教师。那教师名叫珍妮·亨特，她嫁给了坎米拉·麦卡尼的儿子蒂奥尼·麦卡尼，坎米拉是岛上的首领和最富有的居民。珍妮是这座小岛上唯一的白种人。